

韓非子 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黃蕪圃校宋鈔本

韓非子序

序圖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揭權第八 八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第五卷

士衡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和氏第十三

孤憤第十九

第六卷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第七卷

解老第二十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韓非子目錄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第十六卷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七卷

難三第三十八

第十八卷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九卷

難勢第四十

第二十卷

問辨第四十一

第二十一卷

問田第四十二

第二十二卷

定法第四十三

第二十三卷

詭疑第四十四

第二十四卷

詭使第四十五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一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節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榷第八

八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士衡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第六卷

飾邪第十九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第十六卷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七卷

難三第三十八

第十八卷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九卷

難勢第四十

第二十卷

問辨第四十一

第二十一卷

問田第四十二

第二十二卷

定法第四十三

第二十三卷

詭疑第四十四

第二十四卷

詭使第四十五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一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節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主道第五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存韓第二
王
七士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無陽魏無故曰陰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其此之謂乎臣聞之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廩廩且士民張軍數十萬其頃自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鎗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操杖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噲足徒裼犯白刃蹈鑿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若是貴舊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人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冠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不足乘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勝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所當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冠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索田疇荒田倉廩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冠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是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國一戰不討而無齊齊爲樂數破由此觀之失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王
主
臣聞之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都禍乃不存言荆敗之速則去秦且以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利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有穰侯少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與魏氏爭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雖民所居也趙國之南齊之北魏之北韓之北韓之北齊之北魏之北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論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資財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毫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齐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據韓晉魏拔荆東以弱齊燕決白匡之口以滅魏亡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歸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

秦且以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利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有穰侯少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與魏氏爭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雖民所居也趙國之南齊之北魏之北韓之北韓之北齊之北魏之北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論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資財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毫山東可聞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齐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據韓晉魏拔荆東以弱齊燕決白匡之口以滅魏亡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歸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

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并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歟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富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并田丘堅戰疎而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平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內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無不能矣時從孟堅圖之而者吾申兵騎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時從孟堅圖之而者吾申兵騎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丁口比意甚固顧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急急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濱右飲於洹淇水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襄主鑽龜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於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襄主鑽龜占兆以視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春三十餘年出則爲打賦入則爲薦薦出者人母若秦特出統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暗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欲贊天下之兵贊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破西向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滅滅之謂天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數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父矣脩守備戒強敵有時從孟堅圖之而者吾申兵騎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時從孟堅圖之而者吾申兵騎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高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減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者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則同也銳之卒慟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責人之計此計而勝之則秦必爲天下兵寔矣則同也陛下雖以金石相擊以召土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雖與齊爲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則韓可以援晉定也是我二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衝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攝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是不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當亟則亥然則荆魏以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是不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當亟則亥然則荆魏以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

萬乘也夫韓不厭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雁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辨說屬辭飾非計謀以約利於秦而以韓利閼陛下謂下之意因隙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更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議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辭而聽其益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誠我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啓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今象武發東郡之卒閱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動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營城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禹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勤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兵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厲行以對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丘罿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舉秦兄弟共地侵其弱至今所以然者聽敵人之浮說不權事實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

載錄
卷之三
難言第三
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裏禹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猶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趣戰廟陛下有意焉今救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反覆者謂麾下必襲城矣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稷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收左右計之者不用顧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顧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顧陛下不論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擇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廣而不知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惇遠則見以爲貧生而諫上言而遠俗詭深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辭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字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謂詩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口滑澤洋洋纏纏則光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此於粗率有過失也教祗恭厚誠固慎完則見以爲摶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擇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廣而不知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惇遠則見以爲貧生而諫上言而遠俗詭深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辭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字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謂詩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

以爲設警誅謫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野而魯因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周宰賈近賢親而湯

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愛伊尹

說湯是也以智說禹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

夏侯子鬼侯賄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

子道乞博說韓闔閭子賈胸於魏起收泣於岸門

捕西河之爲秦卒殺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悼公孫叔奔

秦閻龍逢斬長弘分施牽尹子甯於棘司馬子期

死而浮於江田明射射之空子賈西門豹不顧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寧子不免於田常犯睢折脣於魏此十

數人皆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閭惑

之主而死然則雖閭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

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

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王位王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從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漢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從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姁臣蓄息王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官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富踰外萬物莫如月之圭責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蹠不從用富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五國諸侯

博局

主道第五

主道第五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尊也陳伯執兵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於周中比之於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繼有罰質之以備謂之刑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者刑是謂威淫謂之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謂之威是故大臣之保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布聚而聚恐其黨與雖衆不得臣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之自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資於家今欺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因從四體之過不戴可兵非傳非遠戴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博博

主道第五

道孝萬物之始生是非之紀也是非固消是以明君守

始以知萬物之源非其始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端可據也故

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

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

道孝萬物之始生是非之紀也是非固消是以明君守

始以知萬物之源非其始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端可據也故

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

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

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無所故

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固

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

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去勇而有強去君弱則羣臣守職百官

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深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

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智不窮於賢者勤其材君因而往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壬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賢臣之勤爲不智而爲上

智者正爲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以爲已功此之謂賢主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以爲已功此之謂賢主之正

繆喻

經也

君道必微

臣用

在不可

知

虛靜無事以聞

見疵

見

道在不可見不可知君道必微臣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

爲官

有

人

勿

令

通

言

則

萬

物

皆

盡

名

守

職

勿

使

相

接

通

幽

掩

矣

情

貌

則

自

靜

矣

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不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柄

因附人言不謹其門不固其門庭乃時存之虎因而不失兵不值

其事不掩真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

屬其主之側爲姦臣閭其主之意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閏

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

式擅爲者謀圖乃無賊是故人主有立壅臣閭其主曰壅臣制

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閭

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

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塞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

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

拙與巧不自計處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

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

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效當其事事

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

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曠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

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放罰賞偷

罰功臣竊其業杖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

賞城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

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榷第八

八義第九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弱

則

國

弱

則

國

弱

則

國

弱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壤社稷也而荆以

亡荆亡之時楚亡

而全亡

滅

桓公

并國三十

而

滅

桓

公

并

國

爲者薄矣交舉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敵多矣明當即
門檻而行大恩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而
得賞重財中官皆非業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
良伏矣民怠於耕桑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奸臣進矣固求
成舊業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
謂財重利數至能人之門私重也故所以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
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專君也君之後事之累加
爲百官雖且非所以任國也故非任國而皆任請託其事也然則主
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故也故臣亡國之廷
無人焉臣善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裏也家務相益不
務厚圖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
此其所以然者由上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王使
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盡功之法布在己
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所以去量功故
不取也以法擇人故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明辨者善
王能法則可也然端技賢者之爲人臣而委質無二心朝
廷不敢辭取軍旅不敢辭難胡廷猶謂下有禁制上之耳目上
令不能進非者弗能退故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明辨者善
王能法則可也然端技賢者之爲人臣而委質無二心朝
廷不敢辭取軍旅不敢辭難軍旅辭難的耳目上之耳目上
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君
言也有目不以私視君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脩脚下以脩足清寒寒執不得不挾入寒則挾之以暖也則設
故曰不得挾入也鎮靜博體不敢辭博手以濟之以暖則暖
不取入也手以濟之以暖則暖無私賢哲之臣無私
轉能之士轉能之臣無私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
由公私政財問理人無私無異望無外貴賤不相踰惠智援德而
立則皆各得其所而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
不謂廉此之謂廉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誣臣不謂忠
也失禮義委主者不可謂廉此之謂也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作惠下

卷之三

塞 滅

謂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門居者止上主之
善外使諸侯內耗其國同其危亡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
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
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同見加此之臣不可謂智高備此
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同此而高備此時
百微先王之法曰臣母或作厥母或作母從王之指無或作惡
從王之路古者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行具以待任
於私唯以待君意不用此臣不可謂智高備此
力不給高備此且上用目則下節觀不得見其目也上用耳則
下節聲不知其聲也上用慮則下繁解繁解此先王以三者
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當罰先王之所守因法數審
敢相踰越過界而犯法者亦令罪其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
勢使然也立則功日滿有餘而功勞既已平羣臣臣夫人臣
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闢其懷好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
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中者朝廷羣下直奏卑微不
廢郎中者皆得直奏亦令罪其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
勢使然也已修則上之任周之勢不遠去執事然後夫人臣
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猶地則見耕使人主失端
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滅生故不能自拔故先王立司南
以端朝夕司南者指南車也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遠之
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憲法外惠法動無非法所以
遇過遊外私也既便既便民臣皆以其私也刑所以遂令微下也
所以嚴刑者欲以威威不貨錯制不共明令謂當主故不貨
令月懲下下遂過而主故不貨威不貨錯制不共明令謂當主故不貨
此臣臣門威制共則蒙邪彰矣制則蒙之此臣門威制不信則君行危
矣去不信則後不刑不斬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
先王以規矩爲度盈之自意雖箇中綱而不上智捷舉中事必以
規矩也若皆規矩而中事不可用當故繩直而柱木斷
先王之法爲比以先王之法爲其具利也

準東而高科削刑於人臣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

此重減輕

權衡縣而平斗石

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留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紛義齊非此非其私也其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自之制已退淫殆止誅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刑以貴易賤則小成也去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專之而傳之然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三柄而已矣。天以制則生地以制則生人以制則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貴之之謂也。所謂人臣者畏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貴之之謂也。所謂人臣者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貴之之謂也。所謂人臣者畏刑德也。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獎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喜其君而去其君矣。納用刑德者君也。此人主失刑德之事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君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厥所以臣故田常上請鄧樞而行之羣臣有君所好者必多才術故之乘貴必以知君也。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以私而公也。則人臣皆喜之。此間公矣。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鄧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留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鄧常罕徒用德而不知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不知而宋君却故今世為人臣者棄刑德而用之則是世王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胡殺擁蔽之主非失刑

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人主將欲禁蔽則密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如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擅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事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當名之害甚於大功。主亦所以爲罰者韓昭侯醉而寢與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覽寢而說。而覽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與衣與典冠其罪與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與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少苟官同官以罰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美人主有三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刦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之乘貴必以知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必沮而不勝者則不舉督督者則事沮。委舉而不知督督者則事沮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能外飾則内外均其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主與行後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好內故堅刁自官以治內相好味易子蒸其子首而進之漢子曾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無與也臣也少才術故事令會不次也。子之無與也臣也少才術故

故君子見之則知其故也。人主欲惡則羣臣匿端匿端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能也。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貞矣。好惡則知其真也。故君子見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堅刁易子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會以亂死王也。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清其意之謂也。臣得利則利此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

名各

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候其主，情之得失，則羣臣爲子之國當不難矣。故曰：好惡羣臣見素，君見其事，臣見其情，則大君不蔽矣。

楊掩第八

掩謂謀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

盡天下之任人也。大命也。

大命君夫，杳美脆味

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誘情而捐精，有懈所，以中則病，無懈所，以中則死。用之失道，則危也。故去泰甚，去泰身乃無害，橫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諸臣民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處而待之，彼自以之。

四每既藏道陰見陽

見陽者，臣也。見陰者，君也。

君在

左右既立

開門而南

左右既立

右歸右歸

君歸

通也。

行也。

而當之無所適也。

也。

而當之無所適也。

也。

卷

四

३५

卷之二

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無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臣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誠敵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敵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義世主所以壅塞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使私請所以防其同殊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其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任之不令其德方前失之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亦實其能察其過失所以能不使羣臣相罵詰所以行其勇力之士進不使擅退羣臣虛其意所以能之養撫所以度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積倉裕於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方前失之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亦實其能察其過失所以能不使羣臣相罵詰所以行其勇力之士進不使擅退羣臣虛其意所以能之養撫所以度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積倉裕於家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臣行私財使不得與其勇士也不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四方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亡君雖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也而君不外制於內則臣之令臣也者聽大國為致亡也而亡堅於不聽聽大國則降其國者必亡也臣之令臣所以不能從而不聽而故不聽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也故聽從之亡也聽之所以不能得而亡也急矣諸侯之不聽則不愛之臣侯之不聽則不愛矣我不能聽用其臣不愛也誣其君矣庶乎之深言以固植其君也

厚祿任大官功太苟有尊爵受重賞官取者量其能賦祿者稱

其功是以聞者不誕能以事其主有功者舉進其業故第成功

立今則不然不謀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財貨以勢位

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

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貴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

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更偷官而外交奔事而

財觀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勤有功者懶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

也本末倒置

韓非子卷第二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殃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雖內遠遊而忽於諫

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威高

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

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矣謂小忠者楚王與晉厲公戰於郎遂起師而共王傷其目

袖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堅毅陽樓鷗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

酒也子反食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

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

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發親傷所恃者

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言吾衆也不

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爲大戮故堅毅陽之

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

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未假道焉必假我道吾曰垂棘

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

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當我幣若受我幣而

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厩而

著之外厩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

東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轔轔依車車亦依轔